

云端的缝合

■胡云学

应邀参加贞丰县举办的“三岔河笔会”，车子从望谟驶入贞丰地界时，心头莫名一颤，竟无端生出几分近乡情怯之感。同行的笔友倚着车窗，遥指窗外说起一段旧事：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设立永丰州，初设时，州治便在望谟，辖着今日的贞丰、望谟、册亨、罗甸四县之地。短短两年后，州治北迁，便落于贞丰古城。

原来，贞丰与望谟本就同属北盘江沿岸，隔着一脉江水，遥遥相望。历史将它们的名字写入同一纸公文，地理却让它们长久地保持着一段需要舟楫摆渡、需要目光牵念的距离。如今，横跨北盘江的贞丰大桥早已建成通车，天堑变通途。然而正是这同源于分治、隔水又相望的奇妙渊源，让此处的山川风物，于我既透着故园般的熟悉。

此次笔会安排的采风点里，有温度的贞丰古城，奇崛的“大地圣母”双乳峰，水碧绿清透的三岔河，还有最令人心驰神往的那道缝合在云端的神奇针脚——花江峡谷大桥。

直到我真正站在它的面前，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“缝合”。此前所有关于它的数据与想象：2890米的身长、1420米的一跨、625米的凌空，横竖都是世界第一。在亲眼看见的刹那，这些数据轰然坍塌，又骤然炸开成无边无际的具象震撼。

它就在那里，一道修长、劲挺、极具现代力量感的钢铁弧线，横跨于被称为“地球裂缝”的深邃花江大峡谷之上。这不再是简单的连接，而是中国工匠们一针精妙绝伦的杰作。

桥身的涂装名曰“千里江山绿”，石膏与石绿交融过渡，仿佛以大地本身的色彩为丝线；两座索塔如拔地而起的山峰，底部以九种色彩皴擦点染出山峦叠翠的意象，恰似绣出了峡谷的魂魄。更妙的是那色彩的渐变，从塔顶的“黄翠青”，向下流转为

“乌蒙绿”“萤火蓝”，最终融进幽邃的“星穹蓝”；而坚实的桥基则选用“仙芽绿”，以一抹灵动的“钟乳白”勾边。

这哪里只是一座桥？分明是造桥者以苍穹为绷架，以虹霓为针线，将北宋王希孟创作的绢本设色画《千里江山图》与贵州的喀斯特魂魄，一同绣在了天地之间，完成了一次云端的宏大缝合。

我站在专为游人设置的观景台上，看见：摄影家长久地驻守一角，镜头如鹰隼般捕捉着天光云影在这幅“云端绣品”上的每一丝微妙流转；游人们变换角度与姿态，以桥梁为幕，将惊叹的笑容定格；导游的解说声清亮而富有节奏，如一条知识的溪流，在人群中潺潺穿过。此刻，桥，不再仅仅是通向彼岸的冰冷工具，它自身便升华为被凝视的风景、被品读的杰作、一切赞叹与故事欣然上演的宏大舞台。

桥下，是深达625米的虚空，深不见底碧绿的花江水。导游说，别怕这深谷，两亿多年前，这里曾是浩渺汪洋。是地壳的伟力，将这片海托举、挤压，才撕开了这道巨大的裂缝。

这大峡谷，是地球一道古老的伤口，亦是一部沉默的地质史诗。而今天，人类以另一种文明的诗意与力量，在这“伤口”之上，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缝合。这不是掩盖，而是以最昂扬的姿态，将裂痕本身变成了艺术的精品。

花江峡谷大桥，曾经是关岭与贞丰两县隔江的守望，如今终于在云端被紧紧缝合在了一起，化作了长虹飞渡的拥抱。

中国的桥，从古至今，骨髓里都刻着“缝合”的智慧，缝合地域，缝合经济，更缝合民心。

这让我想起儿时读过的课本里那座“初月出云，长虹饮涧”的赵州桥，李春的巧思让石拱跨越了隋唐的流水。还有那比赵州

桥更早的“小商桥”，静卧于中原，见证着中国作为桥梁古国的悠远源头。

从那些简朴而坚固的石拱，到今天贵州群山中钢铁与混凝土的磅礴诗行，中国的桥，何尝不是一部镌刻在山河上的文明史诗？

世界的桥梁看中国，而看中国的桥梁，目光不得不聚焦于贵州。连绵的喀斯特地貌群山曾是屏障，却激发出“逢山开路，遇水架桥”的豪情。

数据显示，全球最高桥梁前百名，近半数在贵州；前十名中，贵州独占其五。“世界桥梁博物馆”的称号，是这片土地以非凡的勇气与智慧为自己加冕的桂冠。

当“桥旅融合”的构想让它不仅是通道，更成为集观光、体验、休闲于一体的“云端综合体”时，它便超越了工程本身，成为一种将“阻隔”转化为“连接”、将“伤痕”升华为“瑰宝”的生活美学。

离去时，夕阳正将最后一抹金晖涂在“钟乳白”的勾边上，整座大桥宛如一件悬浮于空中的、光芒流转的巨型绣品。

我想，许多年后，当人们驱车轻快地掠过这道曾是不可想象的深渊时，或许已习以为常。但总有人会记得，在贵州的群山之巅，在“地球的裂缝”之上，曾经有一代人，以最坚硬的钢铁为针，以最辽阔的天空为布，完成了一次最浪漫的缝合。他们绣进去的，不仅是关岭的云雾、贞丰的炊烟，更是李春在赵州桥头种下的那个“通达”的梦。千年之后，那梦没有老去，只是被一针一线，绣在了全中国最高、最险峻的云端。

这，便是我们这个时代，关于愈合与创造的最壮美的诗篇。

（作者单位：贵州省望谟民族中学）

花去春回来

■尚任

在花开季节背上行囊
从喧闹的城市走进乡村
住进农家小屋

弯曲的山间公路萦绕着轮回的春夏秋冬

一次次强装笑容含着泪与孩子依依不舍
煎熬地思恋着那来清新的茉莉
深夜鸡鸣犬吠
阵阵难以名状的酸楚
刺进太多的无奈与职责
走村串户留有深深足迹
田间地头洒下口沫汗水
不忘初心砥砺前行
心揣嘱托携手攻坚

春再回来时

产业效益逐年增收
通组公路交错相通
绿树环绕鸟枝头
村寨亮果粒满

男女老幼的欢声笑语时时在山村回荡
各色鲜花竞相灿烂开放

（作者单位：六枝特区教育局）



《小精灵》

■贵阳市省府路小学二（14）班 银慕伊
指导老师：彭莎莎

小草在哭泣(外二首)

■郑周成

天空，万里寻云
温柔的阳光，洒向大地
春风劫持浓烟，游走山间
火焰，似乎要吞没那一片片绿

烈火，掠过山脉
嘶嘶声，宛如你哭泣的声音
一个逆行着，在火场飞奔
挥舞工具，拯救着你弱小的生命

银色的神鹰盘旋在浓烟里
缓缓洒下救命雨露
你狂饮着甘甜的泉水
耳际，仿佛传来你的欢声笑语

小青轮值

天际飘来白色云朵
小青轮立花蕊里
乾坤地理摆摆曳云海
汉白玉圭寒光闪烁

目光掠过泛黄的历史
今年谁轮值？划破天空的寂静
大殿回荡着，已蛇轮值心，宛如跌入冰封的谷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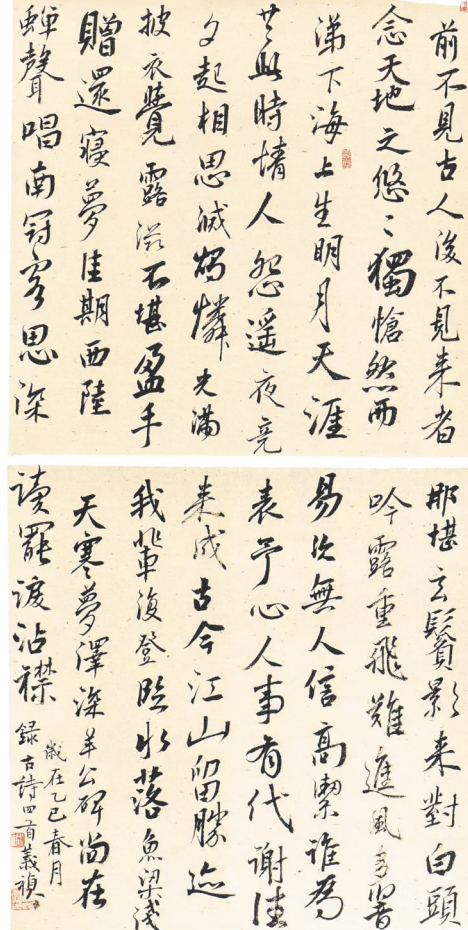
风婆婆卷起玉帝的旨意
将彩云撕成通往人间的隧道
回眸时光走过的刻度
曾肩负维护几间平安之职

斗转星移，寒冬即将退场
期待午马神君的蹄印跌入眼帘
递上那个沾满霜花的令牌
欲乘春风，重返那遥远的天庭

忆排长

午后，秋风徐徐
送来久违的声音
尘封的记忆，被慢慢唤醒
您的身影如秋阳般浮现
那年，警训排迎新军官
一身国防绿，疾步踏进营房
空气凝滞的刹那
啪！一个军礼撞碎沉默

“排长好！”在狭小空间回荡
您微笑说：“同志们好”
寒暄后，走向训练场
您标准的动作，带着松柏的倔强
让我读懂军人的脊梁
严肃与温情，刻进时光
而今，我摩挲褪色的肩章
梦想重回军营
那抹绿，仍是心底不落的太阳
愿再披戎装，共守山河无恙



《古诗四首》

■兴义八中 胡义斌

第一次坐飞机

■望谟县实验小学三（1）班 罗浩恩

我今年八岁，九月就升入小学三年级。姐姐在兴义阳光书院读完高中，参加今年高考，被沈阳医学院录取，全家像过年一样高兴。经爸妈商量，决定全家送姐姐到沈阳入学。

八月三十日凌晨四点，我们像一群被晨风叫醒的鸟：爷爷、奶奶、妈妈、弟弟、姐姐和我，轻手轻脚地钻进爸爸开来的七座车里，五点整，车灯划破望谟的夜色，一路向北飞驰，窗外群山很快地向后退，夜色渐变，八点半就到达贵阳龙洞堡机场。

机场好大，乘飞机人多，有男的、女的、有大人小孩，还有肤色不一样的外国人，熙熙攘攘，话声不断。车辆的喇叭声、发动机的低鸣声、行李箱的滚轮声交织在一起，把旅行的氛围烘托得热闹又略带匆忙，成为机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登机时，队伍慢慢移动，安检人员把我们“扫描”了一遍，我爸爸的行李箱过检查时突然“滴滴”直叫——原来藏了一只旧打火机，赶紧把打火机取出，才过了关。稍休息一会儿，登机口打开了。空姐们穿着漂亮的制服，热情地带着我

们按座位入座。我们刚坐稳，前面的小电视就亮了，卡通小飞机在屏幕上跳来跳去，教我们怎样系安全带、怎样穿救生衣等安全知识。

忽然，发动机轰隆隆地唱歌，飞机开始跑步。我的心“咚咚咚”地敲小鼓，手心全是汗。妈妈握住我的手，我才发现她的手也在抖动。几秒后，机身轻轻一仰，像被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托起——我们离开地面了！从飞机窗往外看，房子变成积木，河流变成丝带，云朵却跑到脚下，变成软绵绵的棉花田。

“看，我们在鸟的家里！”我小声对弟弟说。他张大了嘴，半天才“哇”地喊出来。

十一点半，空姐推着餐车来了。饭盒里有香喷喷的鸡腿、绿油油的西兰花和透明光亮的米饭，很简单，但很好吃。

十二点半，飞机轻轻一颤，轮子又和大地亲吻，广播传来：郑州到了。下飞机后，我们还要乘快铁去洛阳，因为爸爸要与老同学见面，后天才去沈阳。

我是第一次乘坐飞机，飞机怎么会飞，速度怎么那么快，飞得那么高，感到高兴，也感到奇妙。

东湖四季，一园风情

■兴仁市第七小学六（6）班 赵国淳

家乡兴仁——那座被誉为“中国薏仁米之乡”的美丽小城。而镶嵌在这片土地上的东湖公园，则以其四季变幻的绝美风光，成为我心中最温柔的牵挂。

春天，公园从沉睡中苏醒。桃花灼灼，迎春花灿灿，小草也好奇地探出了脑袋，柳树则迫不及待地抽出嫩绿的新芽。待到三四月间，满园的樱花绽放，随风轻舞，空气中浮动沁人心脾的清香。彩蝶闻香而来，绕着花丛翩翩起舞，花儿们仿佛争相展示自己的美丽，想把这份芬芳与灿烂，献给每一位前来赏花的游人。

夏天，湖面被一层碧绿的浮萍覆盖，翠绿的圆叶点缀着素雅的小花。树荫下，蟋蟀在“拉

小提琴”，蝉在“放声高歌”，夜晚还有夜莺在“弹奏钢琴”。夜幕降临，月亮婆婆笑弯了腰，星星们也调皮地眨着耀眼的光芒，晚风温柔地拂过脸庞，送来阵阵清凉。

深秋，是公园最富诗意的时节。傍晚时分，夕阳的余晖洒满湖面，远远望去，波光粼粼，仿佛有无数金色的鱼儿在欢快地跳跃。道路两旁，一排排银杏树身姿挺拔，像忠诚的士兵守护着这片宁静。秋风拂过，金黄的叶子如蝶般洒落，为大地铺上了一层华丽的锦绣，游人漫步其间，脚下沙沙作响，仿佛踩着一地碎金。时间流转，金色的太阳渐渐变成一个橘红的火球，缓缓沉入西山背后。绚烂的晚霞烧红了半

边天，湖中央的喷泉在霞光的映衬下，水柱变幻着色彩，显得格外迷人。夜幕降临，人们纷纷走出家门，散步的、跳舞的、溜冰的……宁静的公园瞬间变得热闹非凡，构成了一幅生动而和谐的人间画卷。

冬天，一场风雪过后，整个公园都盖上了一层厚厚的“雪花被”，宛如一块流淌奶油的巨大蛋糕。天地间白茫茫一片，银装素裹，美不胜收。此情此景，不禁让人想起那句诗：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

东湖公园的四季，是一首流动的诗，一幅变幻的画。这迷人的景致，早已刻入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心中永恒的故乡印记。

指导老师：杨玉敏

枫树

■贵阳市第一实验小学三年级 徐若媛

在我见过的众多植物中，最喜欢的就是枫树。

春天的时候，枫树慢慢醒来。那时，枫叶是嫩绿嫩绿的，就像一个个刚刚睡醒的小姑娘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枫叶逐渐变成深绿色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那一片片枫叶像一把把碧绿碧绿的小扇子，充满了生机。

到了秋天，枫树像被大自然打翻的颜料染过一样，枫叶变得火红火红的，远远望去，整棵枫树就像一团燃烧的火焰。走近

看，枫叶的形状像一个个小手掌，边缘还有一些小小的锯齿。枫叶在风中沙沙作响，像是在演奏一首美妙的秋天交响曲。

到了初冬，一片片枫叶飘落下来，就像一只只红色的蝴蝶，在空中翩翩起舞，然后轻轻地落在地上，给大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红地毯。

枫树不仅美丽，还充满了诗意，此时此刻，让我想起了著名诗人杜牧的这句诗：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

指导老师：廖雪

